

# 2019，痛别32位院士

本报评论员易艳刚

## 留声

在新中国70年奋斗史中，在科技强国道路上，这些谢幕的科学家们刻下了自己的姓名，印上了自己的足迹，而很多人往往并不确切知晓他们的贡献——“大国明星”们习惯将名字深埋于泥土，却联手塑造了你我今日的世界。

今天，我们一起缅怀这些逝者，记住他们的名字，记住他们曾经说过的话——

做科研既要“顶天”，也要“立地”。

——中国工程院院士、材料学家涂铭旌，1月1日去世，享年91岁

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，但每一代人应该有每一代人的担当，只要工作一天，就要努力为国家为社会做点有意义的事。

——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心血管外科专家高长青，1月8日去世，享年59岁

一个人的名字，早晚是要没有的。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，便足以自慰了。

——中国科学院院士、核物理学家于敏，1月16日去世，享年93岁

立宏志，求实创新；勤学习，惜时如金；搞科研，精益求精；深钻研，求索不止；攀高峰，锲而不舍；遇困难，勇于面对；善总结，深化认识；求真理，淡泊名利。

——中国科学院院士、物理化学家梁敬魁，1月19日去世，享年87岁

我应该尽最大力量，将许多国药的药理作用研究清楚，以便为广大大人民解除用药的苦痛。

——中国科学院院士、神经药理学家金国章，1月29日去世，享年92岁

我一生都只想要努力工作，做出自己所有的贡献。

——中国工程院院士、中国冷挤压技术的开拓者阮雪榆，2月3日去世，享年86岁

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，就是用混凝土更好地“诠释”建筑之生命。这件看似枯燥的事，我琢磨了一辈子，可还是觉得意犹未尽。

——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土木工程材料专家孙伟，2月22日去世，享年84岁

我不很聪明，但很勤奋。如果说我做一样成一样有什么奥秘的话，那就是对待事业全身心投入和锲而不舍的长期积累。

——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凝聚态物理学家王业宁，2月22日去世，享年93岁

事业的追求为了理想，生活的乐趣乃是创新，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。

——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西医结合学科开拓者之一沈自尹，3月7日去世，享年91岁

我有十二字箴言：必求甚解、知难而进、精益求精。

——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建筑结构专家容柏生，5月11日去世，享年90岁

当我能够把我的一滴努力献给自己的国家时，那才是我生活的真正意义和我最大的自豪。

——中国工程院院士、材料科学家李恒德，5月28日去世，享年98岁

学习结束后，最好的选择是回祖国工作，因为那里是生你养你的土地，做出的成果也能应用到最急需的地方。

——中国科学院院士、物理学家汤定元，6月3日去世，享年100岁

轨道交通作为建设交通强国的重要力量，应当起到带头作用。身为轨道人，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，也意味着应有更多的责任和担当。

——中国工程院院士、中国轨道交通数字化领军者之一宁滨，6月14日去世，享年60岁

我的精力依然很充沛。只要我不倒下，就要一直干。我要为祖国生命科学更快发展尽一份微薄之力。

——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分子生物学家孔祥复，6月17日去世，享年76岁

学习要认真，工作要踏实，要重视理论研究与实践相结合。

——中国工程院院士、中国毫米波技术领域专家孙忠良，6月29日去世，享年83岁

# 缅怀

## 让人不舍 更催人奋进

与贡献，离世的时候才为大众知晓。自然地，很多人呼吁媒体多讲讲科学家故事，让杰出科学家成为“国民偶像”，让科学精神薪火相传，让科学事业后继有人。

2019，痛别院士格外令人伤怀，还有一个背景是，中美经贸摩擦、“华为事件”“IEEE审稿门”等热点事件，一定程度上让越来越多的国

人意识到，如果不能自主掌握核心技术，随时都会有“被卡脖子”的风险，甚至受制于人；要掌握发展的主动权，用创新托举中国梦，我们需要更多优秀的科学家，赓续老一辈科学家的风范，接力奋斗，让人力大国成为人才强国，让中国制造升级为

中国创造。

2019，他们的离去让人不舍。但我们清醒地知道，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。关键是，在缅怀中，国民的科学素养要稳步提升。

我们希望，故去科学家的故事永久流传，他们的名字长久被传颂。这些科学家，让人不舍，更催人奋进。我们乐见，袁隆平、屠呦呦等科学家正在成为“超级偶像”。江山代有才人出，新时代，一定会涌现更多“领风骚”的科学家。



第一排：涂铭旌、于敏、梁敬魁、金国章、高长青、王业宁、孙伟；  
第二排：阮雪榆、沈自尹、容柏生、李恒德、宁滨、孔祥复、孙忠良；  
第三排：汤定元、李济生、查全性、卢永根、陈家镛、章综、王补宣；  
第四排：卓仁禧、李珣、季国标、韩其为、曾融生、胡亚美、张嗣瀛；  
第五排：孟执中、田波；陈星弼、陆士新。

本报记者王京雪

2019年逝世的科学家似乎格外多，也格外受人关注。

截至12月中旬，这一年，我们已相继送别32位两院院士——这也是2018年逝世的院士总数。此外，还有数位在所属领域居功至伟的科学家也于今年离世。

在贯穿全年的相关媒体报道后面，总能看到人们自发留下的大量缅怀话语。

有人饱含歉意与敬意，“对不起，以这样的方式认识您。”“虽然对很多科学家都不太了解，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国家的贡献。”

有人希望媒体多宣传科学家，“不要等人去世了，才被知道姓名”。“多讲讲他们的事迹，他们的研究领域吧，没准就有孩子因此爱上这个行业。”

有人感叹：“这才是国家的真明星、真偶像！”“这应该点击过亿的人，粉丝无数的人，被铭记的人！”

毫无疑问，在新中国70年奋斗史中，在科技强国道路上，这些谢幕转身的科学家们刻下了自己的姓名，印上了自己的足迹，而人们往往并不确切知晓他们的贡献——“大国明星”们习惯将名字深埋于泥土，却联手塑造了你我今日的世界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渴望了解这些不够“出名”的著名科学家。人们想知道，他们是怎样的人？做过怎样的事，说过怎样的话？为什么值得怀念？他们的离开又意味着什么？

### 爱国者

翻开2019年离世科学家的名单，可以看到，他们绝大多数成长于兵荒马乱的旧中国，怀揣科教报国的心愿，付出毕生心血建设新中国，爱国者是他们共同的标签。

这代科学家身上有种共性，即一种强烈的家国情怀。用1月16日逝世的“两弹一星”元

践自己的诺言。”

同样出于科学报国的信念，材料学家涂铭旌在1958年登上从上海西行的列车，响应国家号召，举家西迁，前往建设中的西安交通大学，投身金属材料学科建设。

今天，他参与创建的西安交通大学金属材料强度国家重点实验室，已成为我国最重要的以研究材料力学行为基本规律、特异现象和材料服役效能为主的科研机构之一。

### 奉献者

一座宏伟大厦的根基与栋梁，从来不像其外表那般享有夺目光彩。干惊天动地的事，做隐姓埋名的人，奉献者是这些科学家们身上的另一个标签。

今年6月，我国毫米波技术领域杰出专家和教育家孙忠良逝世。在身边人眼中，这位曾担任国防973项目首席科学家、总装科技委兼职委员、总装某专家组专家的老人，看上去像个普普通通的“老师傅”。他们知道他干的是“大事”，但不清楚他到底做的什么。

孙忠良为我国毫米波技术的工程应用和国防应用作出杰出贡献，其研究对推广5G技术具有重要意义。直到生命最后阶段，这位常年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的老院士，还在病床上与同事约定出院后要一起构建价格更低廉、创新性更强的毫米波超材料成像系统。

8月，作物遗传学家、华南农业大学原校长，“布衣院士”卢永根逝世。

为实现“人人有饭吃”的理想，他为我国水稻遗传研究作出杰出贡献。在他70多岁时，还带着学生翻山越岭，寻找野生稻种。

87岁，一生节俭的他和老伴一起将毕生积蓄880万元捐出，成立教育基金。他说，支援国家搞现代化，不把教育搞起来，是不可能的。“我要将个人财产还给国家，作为最后的贡献。”

89岁，他把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医学科研和教育事业。

（下转15版）

## 留声

要多给年轻人创造机会。因为，科技发展是一场接力赛，要靠一代代人的努力。作为一名老科技工作者，我觉得个人名利事小，把这个接力棒交好，尽快提高我们国家的科技水平才是大事。

——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人造卫星轨道动力学和卫星测控专家李济生，7月28日去世，享年76岁

科学的成就，来自于千万科学工作者的默默耕耘。然而，由此建成的科学大厦却如此辉煌。每念及此，心旷神怡，身为科学一兵，其乐融融。

——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化学家查全性，8月1日去世，享年95岁

搞科研就是要发挥创造性。

——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化学家卓仁禧，8月6日去世，享年89岁

多干一点，少拿一点，腰板硬一点，说话响一点。

——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作物遗传学家卢永根，8月12日去世，享年89岁

我从上小学五年级开始，面对日本的军事侵略和工业品倾销，就立志要为中华民族的强盛而努力奋斗，我人生的每一步都在实践自己的诺言。

——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化学工程专家陈家镛，8月26日去世，享年97岁

科学是人类宝贵的财富。

——中国科学院院士、物理学家章综，8月27日去世，享年90岁

五十年來我目睹了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、国力逐渐鼎盛的发展过程，远超过我青少年时代梦寐以求的对振兴民族的期盼。

——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工程热物理学家王补宣，8月31日去世，享年98岁

看到我国纺织化纤工业的发展，我的辛苦实在算不了什么。

——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化学纤维工程技术和专家季国标，9月5日去世，享年87岁

大自然就像一把磨刀石，宝剑锋从磨砺出，梅花香自苦寒来。我很自豪我所从事的职业，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选择地质工作。

——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工程地震学家李珣，9月10日去世，享年96岁

年轻人要挤时间，不要浪费时间浪费到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。要树立严谨的学风，不能浮躁。

——中国工程院院士、泥沙与河床演变专家韩其为，10月1日去世，享年86岁

当医生多好！如果有来世我还要当医生。

——中国工程院院士、我国儿科血液学专家胡亚美，10月3日去世，享年95岁

爱迪生有句名言“天才就是1%的灵感加99%的汗水”，而我的那1%的灵感也来自99%的汗水。

——中国科学院院士、我国自动控制专家张嗣瀛，10月4日去世，享年94岁

做事情要one thing at a time（一心一意），在一个时间里只专心做好一件事，肯定能做得比较出色，同时去想干几件事，反而哪件事也干不好。

——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固体地球物理学家曾融生，10月22日去世，享年95岁

能够在短暂的人生中，以科学服务人类，这就是我此生不倦追求。希望有更多的青年献身科研，成为服务国家科研发展的脊梁。

——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半导体器件物理学家陈星弼，12月4日去世，享年89岁

判断一个科学家的成果，不能只看他发表论文的数量，关键要看他解决了什么问题，科学研究要与实践相结合。

——中国科学院院士、病理生理学家陆士新，12月6日去世，享年90岁

航天人也有失利，但绝不屈服。

——中国工程院院士、气象卫星专家孟执中，12月14日去世，享年84岁

根据自己具有独立见解和兴趣的问题立题研究，做出创新性结果的可能性远大于根据计划和指南申请的课题。

——中国科学院院士、病毒学家田波，12月15日去世，享年88岁